

脊梁如铁心如石

●范永林

“伏愿上梁之后，胡星早落，汉月独明。地辟天开，河清海晏。要令平世家及国以举安，不独吾庐子又孙而宁处。”这是南宋大诗人杨万里所作的《南溪上梁文》里的几句话。上梁文是建屋上梁时用来祝颂的文体，一般用来表示对即将在新屋展开幸福生活的美好祝愿。这几句话不仅表达了对个人小家的祝愿，也表达了对国事的热切关注，最后两句令人想起杜甫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宽阔胸怀。

杨万里是出自才子之乡江西吉水的大诗人。绍兴二十九年（1159年），杨万里任永州零陵县丞。当时主战派领袖张浚谪居永州，杨万里多次请见，都被张浚拒之门外，后来以书信力请才得以拜谒。张浚以“正心诚意”勉励他，杨万里深受鼓舞，将其书斋更名为“诚斋”以明己志，并“终身厉清直之操”。

在零陵任职期间，他清廉奉公，深得民心。三年任满后，同僚们商量为他设宴饯行，为了不给同僚和百姓增加负担，杨万里半夜乘船悄悄离开。“夜浮一叶逃盟去，已被沙鸥逐得知”“半夜犹闻郡楼鼓，明朝应失永州山”，字里行间是对永州的依依惜别之情。

起初，杨万里受江西诗派的影响，效仿古人创作了千余首诗。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年），也就是他在零陵任职的最后一年，他将这些诗稿付之一炬，焚之殆尽，而后独辟蹊径，开创了具有他独特风格的“诚斋体”。

无论是自然风物还是人文景观，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日常琐碎，都可以进入杨万里的诗中。杨万里的诗中不乏对百姓生活的描写，以此寄托对民生的关怀，对百姓的同情。

隆兴元年（1163年），由张浚推荐，杨万里担任临安府教授，次年因父亲病重，返回家乡吉水，见农田遭灾，农民生活难以维继，写

下《悯农》：“稻云不雨不多黄，荞麦空花早着霜。已分忍饥度残岁，更堪岁里闰添长。”稻谷歉收，荞麦又遭霜打，偏偏又遇上闰年，一年多了一个月，更延长了饥饿的痛苦。“一门手指百二十，万斛量不尽穷愁。”一家人的劳作只能指望百二十个手指，但万斛的产量远远无法解决他们的困境和忧愁，在《悯旱》这首诗里，诗人将遭受旱灾之苦写得令人心碎，“小儿察我惨不乐”，天真淳朴的孩子也看出了我的悲伤，可是他“焉知饿死填沟壑”，对于未来，他又怎么会知道呢，只能任凭“车水哑哑止复作”。

绍熙元年（1190年），杨万里奉命接待金朝来宋的使者，夜晚，在去丹阳的船上，听到船夫的谈话，他有感而发写下一首《竹枝歌》，其中几句是“幸自通霄暖更逝，何劳细雨送残更。知依笠漏芒鞋破，须遣拖泥带水行。”纤夫日夜拉船已够劳苦，偏偏又逢雨天，只能拖泥带水前行，诗人借此诗表达了对他们艰难处境的深切同情。

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与民同忧的情怀，杨万里在任地方官时处处为百姓着想。征收赋税是地方官的基本职责，杨万里在一首诗中曾说“鬓丝浑为催科白”。乾道六年（1170年），他来到奉新任知县，为了做好赋税征收的工作，他一方面禁止吏员下乡催征，以免骚扰百姓；另一方面对于拖欠赋税者，发出通知，写明欠税额度、交税期限等，百姓有了真凭实据，猾吏也不敢夸大欠税额度，从中敲诈。杨万里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表示如此做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，当地百姓自此“不以虎穴视官府，而以家庭视官府”。

“船离洪泽岸头沙，人到淮河意不佳。何必桑干方是远，中流以北即天涯。”杨万里在接待金国使者期间，目睹中原山河易主，不禁悲从中来。“中原仍梦里，南纪且愁边”，这种对山河分裂的忧

虑一直影响着杨万里的诗歌创作，他将对国家的一腔忠诚与热爱付诸笔端，哪怕是在服丧期间仍不忘国事，撰写了《干虑策》，从君道、国势、人才、刑法和民政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方略，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。致仕后，杨万里仍未忘怀国事，在《题刘高士看云图》一诗里写道：“谁言咽月餐云客，中有忧时致主心？”

韩侂胄曾经修筑南园，嘱托杨万里写一篇记，并许以高官，杨万里断然拒绝：“官可弃，记不可作也。”后来，韩侂胄气焰更加嚣张，杨万里忧愤不已，抑郁成疾，家人知道他担忧国事，关于时政的消息都不忍告诉他。当他突然知道韩侂胄出兵北伐一事，失声痛哭，写下：“韩侂胄奸臣，专权无上，动兵残民，谋危社稷，吾头颅如许，报国无路，惟有孤愤！”又写了几句话告别妻儿，笔落而逝。南宋诗人葛天民评价他：“脊梁如铁心如石”，铁骨铮铮，不屈从权势，心系国事，坚如磐石。

杨万里仕宦多年，一生清贫。“饱暖君恩岂不知？小儿惯惯只长饥。朝朝听得儿啼处，正是炊粱欲熟时。”这首《儿啼索饭》本是一首自嘲诗，却不经意透露出自己的孩子常常饿着肚子要饭吃，其清贫可见一斑。杨万里的父亲曾在家乡建有三间茅屋，晚年杨万里返回老家，仍住在父亲留下的茅屋里，有一首诗这样形容他的住所：“三间茅屋独家村，风雨萧萧可断魂。旧日相如犹有壁，如今无壁更无门。”然而他自得其乐，“长须赤脚，才三四人，吟咏于江山风月间，醉则以天地为衾枕”。难怪有人评价他“清得门如水，贫惟带有金”了。

“两窗两横卷，一卷一沾襟。只有三更月，知予万古心。”写下此诗的杨万里已近八旬，身体孱弱，但仍心忧国事。人生几何，杨万里爱民忧国，清廉忠义，其“文章足以盖一世，清节足以励万世”。

我看我说

文艺出海 文化扬帆

●李铁林

“我的‘精神食粮’有着落了！”听闻喜爱的中国网络小说有望通过AI翻译加快更新，孟加拉国作家亚齐亚兴奋不已。作为忠实读者，她常常从中国网络文学中汲取写作灵感。如今，走出“国门”的网络文学在海外受到不少年轻人的追捧。数据显示，我国网络文学行业2022年海外营收规模已达40.63亿元，与2021年同期相比增长39.87%；翻译语种超过20种，遍及东南亚、北美、欧洲等地区。

“乘风破浪”的网络文学，是近年来中国文艺作品“出海热”的缩影。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《山海情》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，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吸引海外影业公司翻拍，电视剧《去有风的地方》在海外主流剧集专业评分网站获得高分，动画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吸引不少海外网友自发助力影片宣传推广……从电影到电视剧，从动漫到微短剧，越来越多文艺作品在海外实现

了口碑与市场的双丰收。流淌的文字里、银幕的光影间，海外受众深入认识中国、了解中国，感受中华文化的内涵与魅力。

中国文艺作品，何以风靡海外？文化的链接是首要因素。在美国，有一个名叫“武侠世界”的中国网络小说网站，开设了专门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板块，月均访问量有2000多万。华夏大地，有江山之雄，有人文之盛。随文艺作品一同传播的，是这片土地所孕育的独特文化符号和价值体系，是历史的脉搏与时代的呼吸。从穿越历史的唐诗词词、侠骨柔情，到热气腾腾的奋斗故事、社会变迁，呈现在海外受众面前的，是极具异域感的全新文化语境，在其中遨游徜徉，收获的是新奇的审美体验。

传播的热度，亦源自情感的共鸣。优秀的文艺作品中，凝练着跨越国界、民族的共通情感。当《山海情》里的村民在时代浪潮中用双手消除贫困、重返经历沧桑巨变

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、辩证的。譬如大智若愚，智和愚看似对立，实则相互转化、互为依存，真正的智慧天然地蕴含着某种意义上的“愚”，真正的智者某种情境中往往表现得像愚者。

愚，形声字，其字形由两部分组成：心和禺。“心”指心智、性格，而“禺”则表示读音。愚，本义是指愚蠢或愚昧，后发展为自谦之辞。“若愚”意指看起来好像很愚笨，实则并非如此，而是富有涵养，有大智慧。明代思想家吕坤《呻吟语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愚者人笑之，聪明者人疑之。聪明而愚，其大智也。”意思是说，愚蠢的人，别人会讥笑他，聪明的人，别人会怀疑他，只有既聪明而看起来又愚笨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大智者。

《史记》记载，关于如何做人，老子说过一句话“君子盛德容貌若愚”，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，总是随时向人求教，看上去好像愚蠢笨拙。一代文豪欧阳修辞官还乡，苏轼拜谒恩师，在《贺欧阳少师致仕启》中提到“大智如愚”，惋惜一个老臣离



去的时，欣喜恩师大智若愚、胸怀坦荡。其深意旨在告诫人们，真正的君子追求内在的品德和修养，他们胸襟豁达，德行高尚，明白大道理，是不计较琐事得失的。

大智若愚要有空怀心态和虚怀若谷的境界。《道德经》中讲“绝圣弃智”，弃绝聪明才智，返归天真纯朴；《论语》有云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”，圣人孔子尚且如此自谦；国学大师饶宗颐达古通今、学贯中西，却说“我觉得我是个傻瓜，没人像我这样”；苏格拉底有句名言：“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”，认为自己和常人一样，并不能穷极世界上所有的知识、智慧……纵观古今中外的大智者，总是时常提醒自己还有很

多不足，所以才会不断激励自己“为学日益”，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智慧。

大智若愚还要有点“愚”劲儿。古代寓言故事中的愚公下决心“吾与汝毕力平险，指通豫南，达于汉阴”时，面对妻子的质疑和智叟的讥笑，长叹说“虽我之死，有子存焉；子又生孙，孙又生子；子又有子，子又有孙；子子孙孙无穷匮也，而山不加增，何苦而不平？”愚公移山在别人眼里似乎有点不自量力，然而他目光长远，不畏艰难，坚持不懈，挖山不止，最终感动上天而将山挪走。

清代名臣张英《家书》中有言：“千里家书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。”说的是张英邻家造房欲占三尺地基，张家人不忍，修

的西海国，当《你好，李焕英》中的母亲以无私的爱与女儿告别，当《流浪地球》中人们选择携手同心拯救家园……励志、亲情、热血等人类共通的情感便在作品中交织激荡，构成文艺作品跨越时空传播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透过叙事、情节，海外受众能品尝酸甜苦辣、经历悲欢离合、体验喜怒哀乐，与那些生于斯、长于斯、劳作于斯、歌哭于斯的人们实现情感的同频共振。

酒香也怕巷子深，中国文艺作品出海驶上快车道，同样离不开日渐成熟的市场推广机制。例如，一家专注数字阅读的企业，着力打造海外门户网站，访问用户量累计约2.3亿，在海外举行的“全球华语IP盛典”等活动收获良好反响；一家视频网站，与国外电视台达成合作，设立专属频道播放中国动画作品……从过去更多依托自发的口碑传播，到如今重视宣发推广、探索行之有效的海外发行机制，拥抱市场、融入世界各地人们的文化日常，中国文艺作品正以更积极的姿态接受海外市场的检验。

从文艺作品的出海之路，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怎样讲好中国故事的启示。要跨越“文化鸿沟”、打破“文化壁垒”，赢得海外受众的认同，就要把中国故事讲得更鲜活、更有温度。寓宏大叙事于一个个充满文化韵味、真情实感的故事中，探索更多讲好故事的创新载体，打造更多深入人心的精品品牌、优质IP，出海的文艺作品将会更好助力中国文化扬帆世界。

书一封求张英主持公道。家人收到张英回信后退让三尺，邻家人深受感动，亦退让三尺，便形成了“六尺巷”，至今仍被传为美谈。在争执不下时，让他三尺，看似“愚钝”，实则是一种智慧，化解了邻里冲突，也是将心比心的长远之道。

据说郑板桥去拜访一位非常有学问的老人，老人读书破万卷，却自称“糊涂老人”。老人家里有一方石头，请郑板桥题字，郑板桥哈哈一笑，当即题了传世名言“难得糊涂”四个字，并在下面书写了一段小字：“聪明难，糊涂难，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；放一著，退一步，当下心安，非图后来福报也。”这里的“糊涂”，正是摒弃了小聪明的“糊涂”，是一种修为，一种气度，一种大智慧。

《道德经》言：“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。”才智出众但并不处处表现在外，谦虚质朴而不自矜炫耀。《周易》有言：“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。”做人做事当以海纳百川的境界和君子反求诸己的心态，踏实做事，事事悟、时时醒，乃大智者。

苣荬菜：《诗经》中的第一草

●李凯

商周时，食材并不丰富，人们填饱肚子就不错了，往往贵族统治者才能吃到肉。当时人们吃的菜，在今天看来有不少是野菜。大家熟悉的《诗经·周南·关雎》中，就写到了一种叫“苣荬菜”的野菜，堪称《诗经》中的第一草。

《关雎》写一个贵族男青年爱上了一个女青年。男子向女子表白，但是“求之不得”，并不顺利。女子好像也对男子有意思，所以一直在他眼前来摘苣荬菜，似乎是在给这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机会。小伙子也不傻，“琴瑟友之”后，全诗以热烈闹闹的“钟鼓乐之”终章，似乎是喜结连理的结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出镜率很高的苣荬菜是什么菜？女主人公和作者为何青睐这种植物？

商周时，烹调方式有限，蒜蓉清炒都谈不上；动物油脂在当时是稀罕物，植物榨油在魏晋才多起来。想来这个女子不过就是在隔里、甑里煮煮苣荬菜，连汤带水一起吃，就是“羹”。清汤寡水的苣荬菜“羹”也不会多诱人吧？另外野菜自生自灭，也不像人工栽培的植物那样扎堆生长，所以才有“良莠不齐”的成语。为了填饱肚子，人们往往会采一大堆菜。单单对苣荬菜感兴趣，应该有深层原因。

《毛传》说：“苣，接余也。”《尔雅·释草》云：“苣，接余，其叶‘苣’。”郭璞说：“长短随水深浅，江东食之，亦呼为‘苣’。”这里的苣菜，也叫“苣”或者“接余”，是种可食用的水草。它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，节下生根。圆形或椭圆形的叶片漂浮在水上，很像睡莲，还有小黄花。它不仅受古人青睐，今天也被大量种植，既能观赏，又能食用，还能入药。《唐本草》说它“主消渴，去热淋，利小便”。《本草纲目》说它“捣敷诸肿毒，火丹游肿”。

那么，这个姑娘是要治病，所以单单采苣荬菜吗？

我们忽略了一点，故事是人讲的。《诗经》最初是民谣，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，被“太师”这类乐官“采风”，并进行了复杂的加工创作，再呈现给帝王和其他贵族。从质朴的民谣到成为《诗经》之首，它经历过很多人的修改润色。诗中描述女子采摘苣荬菜，“左右流之”“求之”和“采之”，表现出十足的画面感和重章叠韵的节奏美。我们完全有理由推论，该诗只写苣荬菜，而不写其他野菜，也有艺术加工的因素。



盛开的苣荬菜

资料图片

这个苣荬菜，可不是一般的水草。章太炎先生的《小学答问》中有这样一段精到的分析：

问曰：《说文》无媼，《春秋左氏传》曰“以妾媼”，“宿有妃媼嬖御焉”，本或作媼，果媼字欤？答曰：阳鱼对转，媼声转则为序，媼、序一也，故声转亦为仔（仔与序同从予声）。《说文》：“仔，妇官也。”又曰：“媼，女字也。”媼，女字也。”媼、仔盖同字。汉妇官有媼仔，其名义盖先汉而有。杏曰接余，故《诗》以苣荬菜比淑女，以其声同媼仔，犹狸曰不来，以狸首比诸侯之不来者矣。妇官曰仔，借媼为之，媼、王媼亦本以媼借为媼字，所谓女字者矣。

这里可能有人疑惑，《说文解字》这本解释古文字的字典，怎么没有“媼”字啊？王昭君不就叫王媼吗？《左传》也有“以妾媼媼”“宿有妃媼嬖御焉”的记载呀。太炎先生精通于文字音韵，深知上古时期“音近则义通”的道理。他说，按照音韵学中“阳部”和“鱼部”有对转关系，读音接近，“媼”和“序”是一回事儿，

“序”也可以转为“仔”，《说文》有“仔”和“嫫”，就相当于“媼”字，都和女官、女字有关。汉官女官有媼仔，次于皇后，按照太炎先生的思路，其名大概在汉代之前就有。《汉书·外戚传》颜师古注说：“媼，言接幸于上也。好，美称也。”苣荬菜又叫接余，谐音媼好，故《诗经》以苣荬菜比淑女。人在水边见了接余，就联想到了美女媼好。

这样似乎越说越离奇了，一个男子，居然想到帝王的女人“媼好”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只有一种可能，男子地位不低，似乎就是帝王本人。《诗经·关雎》序云：“关雎，后妃之德也，风之始也，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。故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。”《诗大序》：“《关雎》（麟趾）之化，王者之风，故系之周公。南，言化自北而南也。”按照汉代人的解说，这首诗说的是后妃之德，表现“王者之风”，还和周公的教化有关。这已经暗示了读者很多文化信息，只不过说得不明确。女子怎么就是后妃了？这和王者又有什么关系？可能是汉代人对其历史背景过于熟悉，无需解释，但今人看起来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宋人讲得很清楚，欧阳修《诗本义》说：“君子以述文王太姒为好匹，如雉鸣雄雌之和谐尔。”朱熹《诗集传》说：“女者，未嫁之称，盖指文王之妃大（太）姒为处子时而言也。君子，则指文王也。”欧阳修和朱熹大胆猜测，这个男青年是周朝的圣君周文王；采摘的女子是周文王的夫人、武王和周公的母亲、著名的贤妻良母太姒。《诗经·大雅·思齐》有描述太姒的记载：“思齐大任，文王之母，思媚周姜，京室之妇。大姒嗣徽音，则百斯男。”这是说，文王的母亲太任、文王的奶奶太姜、文王的妻子太姒都很贤良淑德。太姒善于继承前人人美誉，给周文王生儿育女。

有人说，这么对号入座多牵强啊，我们读完了《关雎》，也没发现采摘人的身份线索；即使读一百遍，也未必明白其所以然。这个质疑在五四以后非常流行，人们提倡解放思想，把《诗经》从封建礼教的背景中解放出来，于是包括毛传、郑笺、朱熹注都不要了，从诗歌本身入手，探索上古歌谣到底说了什么。这样的思考是有道理的，尤其是破除了封建时代对《诗经》烦琐的牵强附会。然而人们忽略了，古代学者的注疏，有时可能有大量

上古文化背景做支撑。许多内容，上古先民习以为常，不加解释人们也会懂；可是这些信息到了后世，人们会不明白或者产生误读。关于《关雎》“后妃”“文王”“太姒”的解释，就有合理性因素。其中有一个有力证据：《关雎》诗中有琴瑟、钟鼓，这几种乐器的级别可不低，古代只有大贵族才能用到，绝非农夫村氓所能见到。《墨子·三辩》说：“昔诸侯倦于听治，息于钟鼓之乐；士大夫倦于听治，息于琴瑟之乐；农夫春耕夏耘，秋敛冬藏，息于聆缶之乐。”诸侯、大夫和农夫级别分明，诸侯才用钟鼓，这和周文王的推论相合——周文王是商纣王封的西伯。而且把它放在《诗经》第一首，如果主人公不是重量级人物，也担当不起。如果我们综合钟鼓、琴瑟和苣荬菜这些文化信息来考查，就会明白，这个说法恐怕不是汉儒和欧阳修、朱熹的杜撰。

古人赋予苣荬菜以深刻的文化意蕴。孔子说《关雎》“以色喻于礼”“反内于礼”（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），强调“礼”对本能感情恰当的约束作用，让人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（《诗大序》）。“琴瑟友之”“钟鼓乐之”是“礼”，“参差荬菜”也是“礼”。它通过谐音双关，向人们传达了含蓄朦胧的审美观念，以及“礼作于情”（郭店楚简《性自命出》）“礼节民心”（《礼记·乐记》）的伦理观念。这不仅是饮食，也是哲理；不仅是发生在古代的故事，也能被当下的我们所理解。



日本细井侑《诗经名物图解》中的苣荬菜



蒹葭苍苍(清)

蒹以耕/绘



资料图片